

小蕃薯觀點：

從數位圖像選擇意識 看小朋友的自我概念 與父母教養之關係

Virtual Pet:

Issues on Children's Experience among Image Selection,
Self-Identity, and Parenting

「老師，你有蕃薯寶寶嗎？」學生閃著雙眼問，「啊～寶寶？老師還沒結婚，哪來的寶寶？」我顯然答非所問…，原來飼養「小蕃薯寶寶」是目前學童最流行的網路活動之一。根據二〇〇五年二月小蕃薯藤網站的資料顯示，全台已經有三百多萬隻小蕃薯寶寶被認養，相信有許多大人根本還不知道這是什麼。在飼養小蕃薯寶寶的虛擬遊戲裡，學童藉由「網路圖像」的選擇與蕃薯寶寶互動，產生不同的組合樣式與模擬親情；而父母管教方式與兒童自我概念，在許多相關研究中都顯示對學童的學習態度、行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，本文藉由學童選擇網路寵物之數位圖像的類型，探討蕃薯寶寶存在的象徵意義、學童之認知概念與圖像之間的關連性、以及「圖像」對學童心理與發展的影響。

李家宜

Chia-Yi LEE

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研究生
嘉義市垂楊國小教師

徐憶嘉

Yi-Chia HSU

嘉義市垂楊國小教師





小朋友聚精會神的與小蕃薯寶寶進行互動（李家宜攝）

昔日的小王子、今日的小蕃薯

有一天小明問爸爸：「要怎麼把大象塞進冰箱呢？」爸爸回答：「不可能，因為大象比冰箱大！」小明說：「錯！答案是一打開冰箱的門，把大象塞進去，再把門關起來。」爸爸：「#%*&#。」小明又問：「接第一題，那要怎樣才能將長頸鹿塞進冰箱呢？」爸爸這次搶著回答：「打開冰箱的門，把長頸鹿塞進去，再把門關起來！」小明：「錯！我說接第一題，所以答案是一打開冰箱的門，將大象拿出來，再把長頸鹿塞進去，再把冰箱的門關上^-^！」爸爸：「#%*&#。」

孩子的世界不是成人能完全窺究與理解的。在《小王子》裡的每一則插圖看似簡單，卻寓意深遠，令人再三回味，真正令人感動的並非圖像表現出的繪畫技巧，而是圖像喚醒人們深層的記憶，甚至是因文化經驗而產生共鳴。隨著經濟與科技視訊的迅速發展，人類的生活變得複雜化和全球化（Rogoff, 2001；引自趙惠玲，2002），「圖像（images）」成為人類傳遞訊息以及相互溝通、瞭解的重要媒介，透過科技，人們得以利用數位藝術形式，表達生活中所感覺到的憤怒、焦慮、希望、或者任何情感（王鼎銘，2000）。

Postman (2001) 曾言，認識一個文化最清楚有效的方法，就是利用它來和我們產生對話，許多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訊息，都是直接或間接的以視覺符號為媒介來傳達，如各國的傳播媒體、消費產品以及廣告等等，這些視覺影像在傳遞資訊的同時，也呈現了國家、種族、大眾、流行與次文化等等各種層次的文化意涵。Duncum 亦認為，我們身處於一個「文化的社會」，任何一個「看」的生活經驗都會轉化為一種「視覺文化」（引自趙惠玲，2002）。由於當前科技的進步，圖像文化中的影像語彙已不只是在真實的世界，在想像與虛擬的世界裡，人藉由圖像與自己或他人互動，可以更自由、誠懇的表達內心的想法與期望（王鼎銘，2000），我們可以透過數位的形式，溝通與表達自己的想像或情感，他人亦得以瞭解我們內心的夢想（Freedman, 2000）。



孩子眼中的小蕃薯寶寶

許多人仍記得小時候常玩的「扮家家酒遊戲」，它是藉人偶、道具等實體圖像來營造出小朋友間認同的社群與倫理環境。時至今日，小朋友熱衷的網路寵物，就像是將家家酒遊戲置換到數位的環境，使小朋友的活動範圍真正進入了不存在的空間。小學生在飼養小蕃薯時，存在著「圖像選擇」的視覺活動，筆者原本認為可藉此探討學童對於視覺圖像選擇的依據與概念，也就是鑑賞力的問題。後來發現，學童選擇飼養的小蕃薯類型之初，多少對小蕃薯的相貌有喜好上的判斷，然而開始飼養之後，學童放入個人的情感與認同，圖像已不只是視覺上的好惡而已，他們將內心的情感反射在與圖像的交流與互動上，在虛擬與想像的世界中發展出人際關係和社群價值，這些都已經超出現實世界裡大人能掌握的範圍。在這裡，我們想知道的是，「圖像」的意義到底是由設計者刻意規劃所導致的結果，還是學童對「圖像」直接進行解讀？「圖像」到底能給他們什麼樣的意義與感受？在飼養小蕃薯的虛擬世界中，適巧提供了一個讓兒童訓練自我概念發展極佳的空間。

我們採取質、量並行的方式進行探討。首先，設計一系列開放性問題，以了解學童對小蕃薯圖像的選擇、想法及理由。其次，請訪談個案填寫「父母管教方式及滿意度問卷」(王鍾和, 1993) 及「兒童自我態度問卷」(郭為藩, 1987)，以比對學童父母之教養類型與其自我觀念的狀況，檢視兩者是否影響學童對於「圖像」之喜愛與選擇。最後，我們將學童訪談結果與上述兩個量表結果進行對照分析。



數位圖像選擇之討論與分析

(一) 受訪學童背景

本篇屬於探索性研究，且受時間及資料取得等因素限制，故筆者僅從服務學校之六年級各班抽選一位學生（合計六位）進行訪談與問卷測驗，六位學童中並無單親家庭，而父母之社經地位、年齡、職業，及受訪學生之性別與出生序，不在本研究探討範圍內，故不討論。

(二) 受訪學童選擇之蕃薯寶寶與選擇理由

根據 (2005/2/9) 小蕃薯藤網站上提供的小蕃薯寶寶共分成四種類型，依認養人數多寡排名為：可愛呀米 (1,106,482 人)，氣質呀米 (860,823 人)，勇氣呀米 (798,860 人)，以及溫柔呀米 (653,883 人)。學童直接從網路上進行「圖像」選擇，並未受到其他影響，若以「隨機原則」，在三百多萬人次的選擇下應該不會出現明顯差距，但「可愛呀米」獲選的次數幾乎是「溫柔呀米」的一倍，學童對於「圖像」本身確實有其喜愛及遵循的法則。在訪談個案中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（見表1），六位學童中有三位選擇「勇氣呀米」、二位選擇「氣質呀米」、一位選擇「可愛呀米」，其排序與母群相似，值得玩味的是「溫柔呀米」一樣不被青睞。

學童在選擇「圖像」時，除了考慮「圖像」本身的顏色、線條之外，「感覺」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選擇依據，他們從文字與圖像說明中，詮釋自己對蕃薯寶寶的情感。例如：選擇「勇氣呀米」的學童覺得「他的眼睛很大顆…給人勇敢、意志堅定」，使圖像產生意義；從吳姓、紀姓學童的敘述中，發現蕃薯寶寶已成為個人内心情感的轉化，將自己未竟之事投射出來。例如：吳姓學童說到「因為勇氣的名字聽起來好像個性堅定，不易受創，滿適合我的。」這或許是父母親對其表現的要求較高，導致學童在選擇「圖像」時，內在已有潛在依循的原則與理由。





活潑生動的小蕃薯入口網站
(小蕃薯網站提供)

表1 「小蕃薯寶寶」與「選擇理由」分析表

受訪學生	喜愛之蕃薯寶寶	選擇的理由
王姓學童	勇氣呀米	雖然不是說最可愛，但是他的眼睛很大顆！而且光聽名字就知道很勇敢…我最喜歡勇敢的人！還有，勇氣呀米的個性跟我好像喔@ @一樣是勇敢、意志堅定。他背景的顏色是我最喜歡的橘色。還有他的自我介紹很俏皮、很可愛哦！所以我選擇這一隻。
吳姓學童	勇氣呀米	勇氣呀米的名字聽起來好像個性堅定，不易受創，滿適合我的。
紀姓學童	勇氣呀米	我很有勇氣，所以我喜歡勇氣。
潘姓學童	氣質呀米	他的嘴巴很大，我覺得應該還蠻愛吃的，又很可愛。
邱姓學童	氣質呀米	我選這隻是因為我弟弟之前也是養這隻！看起來眼睛水汪汪的好可愛！
柳姓學童	可愛呀米	我很喜歡可愛的東西，包括：動物、圖片等等。我也喜歡粉紅色，它給我的感覺非常溫暖。所以我選可愛呀米。

(三) 受訪學童選擇蕃薯寶寶與「父母教養類型」之比較

表2呈現一個有趣的現象：選擇「勇氣」、「氣質」的學童之父母教養類型都屬於「開明權威」。這類型之父母雖然對孩子的接納反應度較高，溝通機制較良好，但對孩子的要求亦較高。「勇氣」、「氣質」確實是父母親對其子女常要求的行為標準之一，由此可看出端倪。唯一選擇「可愛」的柳姓學童，其父母亦是唯一屬於「寬鬆放任」類型的父母，從該學童選「可愛」的理由：「喜歡粉紅色，它給我的感覺非常溫暖」，表示色彩與感覺確實反應出學童內在對父母教養態度的感受。父母親是子女成長歷程

表2 學童選擇蕃薯寶寶與「父母教養類型」之比較一覽表

受訪學生	喜愛之蕃薯寶寶	父母接納反應	父母要求控制	父母教養類型
王姓學童	勇氣呀米	高	高	開明權威
吳姓學童	勇氣呀米	高	高	開明權威
紀姓學童	勇氣呀米	高	高	開明權威
潘姓學童	氣質呀米	高	高	開明權威
邱姓學童	氣質呀米	高	高	開明權威
柳姓學童	可愛呀米	高	低	寬鬆放任



小朋友與小蕃薯寶寶的第一類接觸—小蕃薯自我介紹
(小蕃薯網站提供)

中的重要人物，他們的管教方式對子女的身心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（吳秀惠、柯澍馨，1997），傳統上，父母常視子女為個人的「附屬品」，過度要求子女的行為表現，卻不重視子女的情緒反應。從飼養蕃薯寶寶的行為中，我們看到學童透過圖像誠實的透露其內心對父母的感受，諸如：溫暖、愛意、勇敢、堅定等等，父母應該要思考對子女的教養行徑，使子女感受到正面合理的關懷。

（四）受訪學童選擇之蕃薯寶寶與「父母教養類型」與「自我態度類型」之比較

選擇「可愛」的柳姓學童在自我態度量表之「道德倫理自我」與「能力自我」部分得分偏低（見表3），顯示柳姓學童認為自己在「行為舉止及道德感」及「學習、問題解決」等方面有待加強。另外，其他學童對於自我的認同感都非常高，此現象是否與父母要求控制度有著關連性，值得我們思考。自我認同高並不一定代表著「高能力」，而是對於自我的「滿意與自信」。父母的要求常與子女的表現成正比，耐人尋味的是，選擇「勇氣」、「氣質」的學童如果對於自我能力充滿自信，為何仍希望自己多一點「勇氣」、「氣質」？若學童並未發展出「自我價值」，而是「父母價值」，相信內心將很難得到真正的滿足。

表3 受訪學童選擇之蕃薯寶寶與父母教養類型與自我態度類型比較表

受訪學生	喜愛之蕃薯寶寶	父母教養類型	自我態度
王姓學童	勇氣呀米	開明權威	高
吳姓學童	勇氣呀米	開明權威	高
紀姓學童	勇氣呀米	開明權威	高
潘姓學童	氣質呀米	開明權威	高
邱姓學童	氣質呀米	開明權威	高
柳姓學童	可愛呀米	寬鬆放任	道德倫理自我、能力自我偏低

醒思與檢討

數位圖像對於資訊人員而言，僅含有尺寸、解析度和檔案大小等三種意義，但對於學童而言，卻有更多圖像之外的內容值得探索。本研究受限於時間及資源，未能進行大量樣本的調查，但取樣的六名學童幫助我們瞭解他們對網路圖像的喜好與認知，進而發現兒童的家庭經驗與自我特質、觀念、性格等都是影響他們選擇數位圖像的因素。另外，「成人」在虛擬世界中扮演著何種角色，以及「學童」在此間的情緒反應，皆可幫助我們接近現今孩子們成長的世界。

「圖像文化」的重要並不在於圖像本身，而是欣賞者賦予情感所產生的價值。今日的網路承載著大量的圖像與其傳遞出的文化訊息，因此，教育工作者應重視網路數位圖像的應用與發展，讓數位圖像成為兒童與大人之間學習與溝通的橋樑，而非侵蝕兒童視覺經驗與美感價值的淵藪。Eisner (1994)曾質疑藝術教師本身不一定具備圖像解讀的能力，難以分析圖像背後複雜的歷史、社會、政治等因素。如同本文所舉的大象與長頸鹿的問題，我們從小朋友與小蕃薯寶寶之間得到什麼訊息？

在網路時代裡，各式各樣的數位圖像成為虛擬世界中人們溝通與傳達的主要媒介，但因變化快速數量可觀，人們很難記住所有從眼前閃過的圖像，人們也不再深入探究圖像背後所隱藏的意義。網路遊戲中血腥殺戮的圖像，不再令人感到害怕，一方面它不代表真實，另一方面是人們視而不見，圖像的視覺價值正逐漸地退去。但是，我們仍要強調，藝術是人類文明中最精華的部分，也是文化的基礎的具體表徵（王鼎銘，2000）。藝術發展出文化關懷所需的感應力…，而使人們對這個世界更有意義（郭禎祥譯，1991）。惠普科技執行長菲奧莉娜（Carly Fiorina）於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在天下雜誌舉辦的研討會演說中提出，「在這變化巨大的世代中，我們必須去思考唯一不變的是什麼？」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，而「人性」才是所有事物產生意義的關鍵。如何藉由「圖像」瞭解學童內心的想法與期望，亦是我們應該共同努力的方向。

參考文獻

- 王鼎銘（2000）：數位科技對視覺文化的衝擊與展望。載於市立台北師範學院主編，視覺藝術與數位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，13-25。台北：市立台北師範學院。
- 王鍾和（1993）：家庭結構、父母管教方式與子女行為表現。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，未出版，台北。
- 吳秀惠、柯澍馨（1997）：親子溝通、父母管教方式與青少年性態度之研究。台灣性學學刊，第三卷第一期，29-41。
- Eisner, E. W. : 藝術視覺的教育（郭禎祥譯，1991）。台北：文景。
- 黃富順（1973）：成人參與繼續教育動機取向及相關因素之研究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未出版，台北。
- 張春興（1994）：教育心理學。台北：東華出版社。
- 趙惠玲（2002）：視覺文化統整課程初探—從惠玲檳榔與荷莉的例子說起。載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主編，新世紀藝術教育理論與實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，411-433。台北：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。
- 謝高橋（1986）：社會學。台北：巨流出版社。
- Eisner, E. (1994). Revisionism in art education: Some comments on the preceding articles. *Studies in Art Education*, 35(3), 188-191.
- Freedman, K. (2000). Social perspectives on art education in the U. S. : Teaching visual culture in a democracy. *Studies in Art Education*, 41(4), 314-329.